

優等獎

行過萬華

陳曜裕

來到停車塔後，我與車子便一同來到新世界；它不知被帶到哪一位置，我則糊塗於不高的車站，如今突兀有了兩幢新樓。

我們約在萬華車站，若非因公暫宿飯店二十三樓，怎麼有機會看見城市真的有生命，聚集一群人後，悄悄地蒐集影子，捏成巨大量體。坐在嶄新床鋪，不忘把所有燈具打開，誰都聽過這樣的都市傳說，陌生旅店不住著來客，只是我不再若小時慌張，早知道的，城市每一間房裡住的都是它自己。

T來得晚，工作更重了，連帶拖住博士論文，休學，搬出宿舍，多出來的任務都在T的肚子生肉。「久坐啊，」他負責維護系統，只要眼睛長腳，雙手游移於鍵盤，「不胖都不能。」T不太會藏住什麼，臺北待了十多年，持續借宿浮動的水泥屋。

T總說吃的不能亂來，我那一點薪水、家累把自己瘦了，他可以幫忙補一些。T每每帶我赴百貨商場吃上四、五千的料理，股票買得多，公司也有不少禮券，T一個人不都能這樣吃，我算是幫忙，像個清客。比較抱歉的是，孱弱的消化系統當晚就吐出，看過幾次後，T沒心疼鈔票自嘴裡償還，只是訝異我又不是沒吃過臺北。

我確實消化很久，求學期間熟門熟路，遊走不同自助餐，學校庇護下，這些菜色著實不貴。T帶我吃著

空運來臺的海膽，黃色肉身聯袂躺在一塊。T給我吃新鮮帝王蟹，燒烤前廚師讓我們欣賞牠還能伸手張腳的樣子。

「吃什麼？」T看向我，指頭突然比向我的腸胃，「應該不能再吃那些高層的食物吧！」他笑得開懷，不是為省錢。中午開會時便當剩下不少，我帶兩個想跟T分享。T沒遲疑地說，飯店菜色怎麼跟便當一樣。我想著，這本來就為做成便當啊。

T不是炫富，他從不是這樣的人。大學初見T，穿著一條四角褲，男宿來來往往，這樣打扮一點也不稀罕。T的四角褲從來只是那些，連帶上課穿的衣服，若不是天天看見他在洗手臺搓洗，還以為他都不洗澡了。T沒將心力放在外貌，我常在圖書館遇到他，坐下後便不再抬頭。

我們沿著馬路找館子，一路念著他根本就天龍人。油雞腿、鯛魚排、炒青菜、地瓜魚丸、紅蘿蔔炒蛋，自助餐這般來，非得破百，因為菜色豐實，我才應著單位央求包幾顆。T平日就這樣吃，說難得我上來，應該吃點別的。

T只是想善待生活，老嚷著吃什麼像什麼。是啊，長期吃中南部價位自助餐，我就是中南部來的小孩。T是四分之一臺北人，有品味的胃口卻穿著平價衣衫，住在月租套房，沒有買車，出入仰賴大眾運輸，今日遲到是因錯過恰好的那班車。

T不排斥我笑他是天龍國的子民，來自同一故鄉，他更喜歡繁華街燈、勇敢表露內裡的大樓。「街頭就是要亮一點，」走過幾個路口仍沒找到合適店家，萬華太暗了，明亮的店這樣少，「你知道嗎？」T看著我，「萬華有很多中南部的鄉友。」

不斷經過店家，T不斷排除，舉凡人少的、價位低的、太像中南部菜樣的，T一路經過，像他一路搭著客

運住進首都，把所有透光、黯沉的屋瓦都看了，才知光害是文明開眼的結果。T主張路是人走出來的，他大學奮鬥著，拿到雙碩士後，不忘繼續攻讀博班。T假日穿夾腳拖，練習夾緊趾頭，以便將來夾緊日子，眼睛有一條鋪過穩實柏油的大馬路。

實在太餓，我強烈建議去夜市找找，車站一旁就是龍山寺，寺廟不會忘記日常生活。

T稱讚蛇肉好，我抖了抖肩，指著肚皮。T是隨便說說，他會陪我走進時光隧道，溫習他不再熟悉的那些人。

先把時間屨入汗水，反覆壓揉，成團，再以手指捉出一塊一塊，桿平，拓成圓。日子不好過，還得加入油花，直到成了沒有過多脂肪的人，兩手刀鏟便是一陣刮，刮出疤。疤是認真生活的符號，疤是攀爬的足跡，也有人在上面加一顆赤赤的蛋。

是誰反覆皺褶日子？我跟T一起回到故鄉實習時，所有單位都嫉妒青春如此細皮嫩肉，非得我們把工作擠在臉上，換來功成名就。

還有販售鄉愁的，有人扛起家鄉招牌，豐原排骨麵、東港黑輪……故鄉已經久遠，索性名之「古早」，古老的古早，鄉愁如此稠密，得用大半輩子稀釋；古老的古老，鄉愁是身分證，我們用嶄新地址對比才能找到。

T陪著我走，採買今日晚餐。他不是不買房，而是房價也有鄉愁，花掉未來也不能夠買下一間天龍國的好厝。「與其買三十年老屋」，T再度比起手指，畫向一再經過的老宅，「不如租著。」

我們來到成堆的地瓜球前，地瓜炸得金黃，不再緊緊抓住泥土，各個像燈泡發出了光。T現在租在羅斯福路上，「那是美國總統啊！」條條道路通羅馬。

故鄉不都是拋棄式，也可以打包成資本，山豬肉、山雞……反覆燒著炭火，山上的樹換成焰火，把文明燒

得通明。T買了三串，不單三串一百直截了當，這些肉咬起來帶勁，不容易咀嚼。T沒注意炭火也會燒出灰黑色的煙。我們都不抽菸，但慣於領略二手菸；我們在所有抖落的菸灰裡找到火燼，以此擦磨一點火光，看見還有人窩在裡頭，嘗試找到一點溫熱。T不捻香、不翻聖經，比起帶勁山豬肉，搗得出筋的香腸也許融得更徹底。城市最耐嚼的是人潮。

T最後買給我酸菜鴨，確認肉況品質後，大方切下一盤。T也許覺得我們需要一碗熱湯，冷冽十二月，錯綜的馬路呼氣抵禦，還是看見冬天自身軀拔出一根根針，綿密地插。最軟的是土壤，鋪滿了硬硬地磚；耐痛的是人，這座城莫不從眼睛探出腳步。

T回頭買下木瓜牛奶，晚餐有一杯手搖，比較飽足。攤販的水果業已切好，再看不到原貌。我們看著好多人、老闆，講著一口標準國語，身上還是長出了草，「木瓜來自臺南」，老闆沒有看穿我們的一致性，指著木瓜跟他來自同一個地方。啊，這不是我其中一個家？

回到飯店，已經解禁，疫情下還是習慣回到自己的空間，哪怕只是暫居。我們像久違的故交，脫下口罩把彼此弄得更陌生，T依然年輕，而時間的法令深深地鑿刻了我。聊了許久，T本來要住這，調不成班，就要回去。

過去赴臺北開會，我總寄住T的宿舍。甚至更早時，為省通勤費，我在實習便常寄居他那。有次盥洗後，T直接走出，四角褲已經破了一個大洞，「那麼省，跟我一樣窮」，我笑著，露出半個屁股。T之前嘲笑我那些多有洞穴的裡褲，毫無掩飾暴露了自己，其實我們有一樣不在經濟起飛打拚的父親，錯過先機，讓子弟留下晦澀的求學生涯。書要讀得多，飯要吃得少，經濟停滯是一個平臺，當同輩止步不前時，就要踩過他們，以防衰退的島嶼出現一窪谷一窪穴，洞總得有誰跳進去補。

T走得很前面，快得看不見他的臉，月薪破九，年薪過百，在臺北仍是個鄉下人。好在他沒有房貸，不餵養一個殼就能生肉，長出白嫩皮膚。

但我的銀行老友有陣子常南下來找，窩在我的巢。他在疲憊的下班潮裡吐出透明的絲，客運拉起線頭用力拋，黏起我的睡眠、沾起睡夢。一下車，他邊吃邊說，聲音越來越大，要是把所有內容拼湊疊疊，老友便能站立層層翻過的山頭。口中看得到臺北轟隆轟隆的心臟；聲線在各種喇叭裡，格外低沉；他說一個人住在首都卻永遠只是另一個世界的人。

T掰開黑夜，白眼簾下的黑跋涉，行事曆沉重地襲落我養出的一穗穗麩稻。為了不歉收，我匆促著穿，沿著他口中細索、入城。靠近我的聲音會舒緩許多，鄉下的天際線還未長高，聲線得以自由奔跑。若趨近T，他嘴裡吐出的字越大，等看到整個他，已裝滿兩顆瞳孔，整個腦室。

我不得不爬梳他油膩的頭髮，裡面的齒輪還能運轉二十年，沒有老化。我伸手搓揉他複印大量紙鈔的指紋，上面的紋路還能摩擦二十年，沒有打滑。我陪他擁抱那個鎖在股市裡的夢想，裡頭的承諾還能跌停二十年，沒有跑票。T賠了一百多萬，我不及計算，卻知這等於農地好幾年收成，抽象而哲學的賺錢花錢之道，我竟找不到適合的計算機估量。我只會在假日穿脫農鞋農褲，陪伴不及擦拭、很老實的土壤，放久了就不會臭的天然肥料，周一到五呆板走進制式辦公桌，安靜把日子存入小豬撲滿。

T越講越多，越來越近，我嗅到他嘴裡有些臭的生活。工作應酬、股市炒房，齒縫卡住了許多，喉嚨吊掛一顆很重的石頭。老友吃得不多，心卻日益肥胖，鏡片越來越厚，低頭時像多了兩顆貪婪的複眼。他心口不一，飢餓得想找個安全的伴侶，填飽空了很久的屋。

老友還沒說完，哭訴賠掉很久的女友，他讓等待磨蹭她的腳，孤獨睡滿了枕頭。我一時不知怎麼說，畢竟

從沒擁有這麼多紙鈔。

我們認識太久，只能大方被T吞噬，做不了什麼，他的體內填滿流質的食物，流質的情緒，一點愙臭一點甜，還有黏稠鄉音入喉。篩穀器起不了作用，卻因此遇到他體內、那個更古早之前濕淋淋的老友，穿著樸素，拉過跌落田溝的我，指頭沾上很多故事的泥巴。他的身子長滿了草可以放牧，蛛絲捉的是風，睫毛習慣在太陽出來時光合作用。他喜歡看著我，赤腳來找，輕鬆帶來了夏季。雖然，T快要不認得體內的這個人。

T對我真的好，每次北上都能擁有一種被同鄉照顧的溫暖。T已經不太跟職場的人互動，不求老闆，薪水自動會長高，時間是他的補藥。我們一起走進夜市，走出，全然沒理會一旁的龍山寺，當時我多想分享一段臺北奇遇。

我在養老院服役，糟事連連。我不會忘記清晨五點到晚上七點勤務後，精神頹靡，理會了一通詐騙電話，借用單位電腦匯出不少積蓄。事後我匆促報警，上警局簽字，他們拍著我的肩膀說痛過就會更清醒。那時認識的前輩要我到龍山寺祈福，照顧那麼多人，祂已經十分慣於解惑。

我是那種去過龍山寺，消災解厄的人，因而發現家永遠都在彼方。龍山寺團聚了很多沒有生根的夢想，萬華車站開始聚集人潮；我和T幾年才見一次面，我們沒有變得陌生，我們——沒有家。

公車站前，臨行前T這麼問：「有效嗎？」一步後他又回頭，「不用回家了這裡就是中南部。」

作者介紹

陳曜裕

高中教師。生活是一切的理由，走在時間上，以我為磚，絆倒或砌高。得過一些獎，還是個學走路的人，出版《河流》散文集。

評審意見

林文義

「不用回家了，這裡就是中南部。」

此文結尾如此回話，正是異鄉人來到首都謀生，無奈亦無歡的由衷定論。作者意外的未濫情於時來的隱約鄉愁，求功名、尋利祿，高等教育養成反倒心虛；這是作者不以臺北東區的浮華，炫耀於友人T君的高所得亦不豔羨，庶民老社區的「萬華」反倒安適如南方原鄉。

素樸、平實的文筆互訴生活，寂寥與倦眼不免的回首，自問自答：「一個人住在首都卻永遠只是另一個世界的人。」冷冽用語令讀者有著感同身受的知音如是，生活現實不得不的必然抉擇，大學在此，就業在此，必要馴服。

散文寫日常，可以如此異數、非比尋常的凝鍊、豁達。評審過程共識無爭議的列入獎項，祈盼作者再好筆，不為文獎，應知：文學是生命不肯叛的靈魂；呼喚原鄉如永保初心。